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4 November 201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4年11月13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和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转递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第2170(2014)号决议第22段,就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构成的威胁,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和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请提醒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和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和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加里·昆兰(签名)



2014年11月3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083(2012)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和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信转递监测组根据第2170(2014)号决议提交的报告。监测组指出，该参考文件的原文为英文。

监测组提出10项建议供委员会审议。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应对和减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构成的威胁。

我谨向广大会员国和联合国各机构，包括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以及秘书处安全和安保部及政治事务部提供的有益协助表示感谢。

安全理事会第2083(2012)号决议
附件一(a)段所述分析支助和
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亚历山大·埃文斯(签名)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根据第2170(2014)号决议提交的报告和建议

目录

	页次
一. 摘要	5
二. 背景和方法	5
三. 威胁	6
A.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7
B. 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	9
C. 短期风险	10
D. 长期风险	11
E. 穆斯林世界的反应	14
四. 武器来源	14
A. 战略评估	14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16
C. 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	17
D. 简易爆炸装置	17
E. 武器供应和再供应的可持续性	18
F. 新出现的风险	18
五. 资金来源	19
A. 战略评估	19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20
1. 石油	20
2. 勒索和盗窃	23
3. 文物	24

4. 绑架索取赎金.....	25
5. 捐赠	25
6. 其他来源.....	26
7. 现金消耗率.....	26
8. 利用银行部门.....	27
C. 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	27
六. 招募和人口结构	27
七. 建议	29
A. 制裁建议.....	30
B. 强化制裁建议.....	31
C. 非制裁建议.....	32
八. 结论	33
附件	
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与伊黎伊斯兰国和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相关的个人	34

一. 摘要

1.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¹ 和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胜利阵线)² 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已经构成明显威胁。他们的野蛮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不仅威胁到受他们临时控制者,还威胁到其他中东居民。他们的供资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网络强化了基地组织³ 运动的跨国威胁。他们通过有毒害的宣传,鼓动激进和杀戮行为,夸大和利用宗派紧张关系,并迫害少数群体。

2. 这两个团体的威胁由来已久。伊黎伊斯兰国由伊拉克基地组织演化而来,如今是从基地组织分裂出来的一个团体。胜利阵线则是基地组织的一个正式分支。这两个团体都公开宣扬极端主义,并以恐怖主义活动为荣。不过,他们造成的威胁在规模上有质和量的区别,因为伊黎伊斯兰国的供资与其控制大量居民和土地有关,而且已有 80 多个国家的数千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加入胜利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同时,他们对世界各地民众的宣传已进入娴熟的数字化和规模制作阶段。

3. 安全理事会有效实施定向制裁,可在瓦解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方面发挥切实作用。但单靠制裁不足以充分应对威胁。必须采取全面对策,妥善地将多边战略纳入会员国的国家行动。第 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监测组)正在提出供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审议的 10 项建议,其中包括三项应对威胁的强化制裁措施。

二. 背景和方法

4. 本报告根据安全理事会 2014 年 8 月 15 日通过的第 2170(2014)号决议编写。安理会在该决议中指示监测组在 90 天内向委员会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造成的威胁,包括对该区域的威胁,以及他们的武器和资金来源、招募情况和人员组成,并提出应对威胁的补充行动建议。⁴

5. 监测组是一个由八名专家组成的独立小组,由联合国专业工作人员提供支持,他们来自 14 个不同国家。监测组经过独立研究、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商、以及与联合国相关行为体包括实地特派团的讨论,在密切接触和走访中东及其他区域相关会员国之后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建议。有关伊黎伊斯兰国和

¹ 目前按伊拉克基地组织(QE.J.115.04)列名。该团体现在称自己为所谓的“伊斯兰国”。

² 已列入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编号为 QE.A.137.14。

³ 已列入基地组织制裁名单,编号为 QE.A.4.01。

⁴ 第 2170(2014)号决议,第 22 段。

胜利阵线的数据难以获取，对这两个团体的分析也不断发展变化。本报告所载数据已尽可能对照会员国提供的资料作了验证，但详细评估仍在进行。

三. 威胁

6. 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在 2014 年 11 月评估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两大基地组织关联团体的影响时最为直接明显。这两大团体就是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其中伊黎伊斯兰国是从基地组织分裂出来的团体，胜利阵线则是基地组织的分支。他们对中东及其他区域构成直接和长期威胁。胜利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都起源于由原基地组织关联团体老成员创建的恐怖主义网络，可追溯到 1990 年代在阿富汗等地受训和参战的一些关键人物。

7. 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 2013 年出现分歧，导致基地组织核心于 2014 年 2 月正式撇清与伊黎伊斯兰国的关系。⁵ 两个团体对领导层持有不同看法(胜利阵线宣誓效忠埃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I.A.6.01)和基地组织核心；伊黎伊斯兰国则宣誓效忠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按易卜拉欣·阿瓦德·易卜拉欣·阿里·巴德里·萨马拉伊列名(QI.A.299.11))。⁶ 他们对优先目标也存在不同意见(胜利阵线集中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政府部队开展恐怖主义活动，伊黎伊斯兰国则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出发追求更广泛的区域议程，通过这些初级步骤实现更广泛的目标)。但尽管有这些分歧，两个团体都认同基地组织运动的基本目标。他们试图通过恐怖主义暴力改变中东现有政治秩序，以广受批判的曲解宗教的做法为基础建立一个国家，并排除外国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8. 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都利用了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不稳定局势。在伊拉克，伊黎伊斯兰国抓住对前政府治理不善、宗派分歧、安全部队准备不足的不满，在该国北部、西部、东部和中部攻城略地。

9.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积极参与当前内战，并利用冲突为各自运作创造领土和政治空间。他们还以叙利亚冲突为借口谋求国际捐助和志愿者，并拿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财政资源，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10. 胜利阵线在追求更广泛的意识形态目标之前，主要侧重于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作战。⁷ 伊黎伊斯兰国则在战略上更加急于求成，采用将常规作战与恐

⁵ 会员国资料。另见，例如，Liz Sly, “Al-Qaeda disavows any ties with radical Islamist ISIS group in Syria, 伊拉克”，Washington Post, 2014 年 2 月 3 日。

⁶ “الإسلامية خلافة” في يوم إعلان “داعش” (伊黎伊斯兰国宣布成立“哈里发国”，巴格达迪为哈里发)，Alhayat, 2014 年 6 月 29 日。

⁷ 一个例外是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一些村庄和市镇施行所谓的“伊斯兰教法规则”，向支持者展示自己能够进行领土管理。

怖主义及非常规战术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在其控制区暴力推行基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行政管理，包括断断续续地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拉卡和伊拉克的摩苏尔等战略要地提供当地服务。

A.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11. 伊黎伊斯兰国⁸ 是伊拉克基地组织的直接传承者，其前任领导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2006年6月被杀)⁹ 从2003年就已开始在伊拉克活动。2004年10月，伊拉克基地组织宣誓效忠基地组织核心，并参与了各种恐怖主义袭击活动，包括使用自杀式炸弹和简易爆炸装置袭击平民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伊拉克基地组织已于2004年10月18日列入安全理事会基地组织制裁名单。其最初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覆盖伊拉克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但这一目标在2013年扩大为谋求包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部分地区在内的更广阔领土，以体现其新名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2014年2月，伊黎伊斯兰国领导人与胜利阵线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基地组织核心撇清了同伊黎伊斯兰国的关系。不过，这些紧张关系大多涉及领导层以及哪些战略目标(在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应优先的问题，而非基本意识形态的分歧。

12. 2014年6月，伊黎伊斯兰国进一步扩大目标，其领导人巴格达迪自称“哈里发”，并将该团体改名为“伊斯兰国”。¹⁰ 伊黎伊斯兰国目前声称对整个穆斯林世界拥有权威，这一痴心妄想激起了中东以外地区其他一些与基地组织运动有关联的团体和个人的连续反应。来自基地组织运动内部的反应进一步证明，基地组织意识形态深深扎根于伊黎伊斯兰国。

13. 伊黎伊斯兰国主要由三队人组成。第一队是伊拉克人占据统治地位的核心领导层，自2010年起由巴格达迪领导。巴格达迪是伊拉克国民，原为伊拉克基地组织成员，后升为副首领。他声称对伊黎伊斯兰国拥有全权，是其军事、行政和宗教分部的领导人。巴格达迪通过使用“哈里发”一词，更进一步声称对整个穆

⁸ 对于如何称呼该团体一直有争论。该团体已将自己改名为所谓的“伊斯兰国”，企图向全世界穆斯林发出意识形态号召。在讲阿拉伯语的世界中，该团体被广泛称为 Daesh，即其阿拉伯语名称 al-Dawla al-Islamiya fi al-Iraq wa al-Sham 的缩略词。“Daesh 有许多负面含义，包括 Daes (“踩扁某物者”)和 Dahes (“搬弄是非者”)。”见“French Government uses Arabic 'Daesh' for Islamic State group”，France-24，2014年9月18日。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经常使用伊黎伊斯兰国和伊叙伊斯兰国(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的称呼。其中的难题是，是使用该团体自己目前使用的称呼，这样可能会不经意地将他们从意识形态上对一个伊斯兰国家根本概念的攻击(向广大穆斯林发出号召)变得合法，还是使用其他某个称呼(伊黎伊斯兰国或伊叙伊斯兰国，或者，更加贬损地使用在阿拉伯语中有特殊含义的 Daesh)。

⁹ “A Statement from Abu Abdul Rahman al-Iraqi, Deputy Emir of al-Qaeda in Iraq, Concerning the Death of Abu Musab al-Zarqawi”，2006年6月8日。

¹⁰ 他被所谓的“舒拉委员会”正式宣布为“哈里发”。不过，鉴于他已将所有批评他的人清除出“舒拉委员会”，这一宣布本就属于意料之中。

斯林世界拥有权威。第二队核心主要由伊拉克人组成，也有一些叙利亚人，他们宣誓效忠巴格达迪，负责履行军事或行政职能。第三队核心是来自全世界 80 多个国家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他们的存在使伊黎伊斯兰国得以从一个几百号人的组织成为今天的数千人部队。

14. 当前人数难以确切估计，会员国资料认为有 2 万多名战斗人员，¹¹ 但有些估计数字要高出很多。¹² 对于所有与伊黎伊斯兰国并肩作战的人，目前有很多不明之处，例如，他们是确实宣誓效忠该组织，还是从属于结盟的民兵团体？是投机性地与伊黎伊斯兰国联手，还是被迫参战？2014 年 6 月伊黎伊斯兰国攻陷摩苏尔，标志着该组织有了一个重大发展，¹³ 能够更容易地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之间移动。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大片伊叙边界，为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流动提供了便利，¹⁴ 并通过这种貌似的成功感培植了新的兵员。¹⁵

15. 巴格达迪领导下的伊黎伊斯兰国是一个结构有序的组织，由“维拉亚”（受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省份）组成，¹⁶ 并且在大量乡镇和城市派有专员。¹⁷ 与基地组织其他一些关联实体不同，伊黎伊斯兰国的结构相对权力分散。在巴格达迪提供战略领导（并紧抓对选定的前线作战行动的控制权）的同时，选定的作战指挥官和所谓的民政管理员享有高度自主权。在巴格达，伊黎伊斯兰国声称通过一个称为“瓦利”（省长）的人进行影子指挥，其下设有单独的分部，负责情报收集、作战行动和安保。¹⁸

16. 有公开来源的报告引用了据报是伊拉克当局从伊黎伊斯兰国的记忆硬盘中恢复的资料，¹⁹ 显示巴格达迪有两名副手，分别为负责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行动的阿布·阿里·安巴里（未列名）和负责伊拉克境内行动的阿布·穆斯林·图尔克马尼（未列名）。两人据报都是前伊拉克军队高官，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伊黎伊斯兰国能够在实施恐怖主义的同时迅速掌握常规军事战术。除了

¹¹ 会员国资料。例如，美利坚合众国公开估计的伊黎伊斯兰国人数在 2 万至 3.15 万之间。见“*How foreign fighters are swelling ISIS ranks in startling numbers*”，CNN World，2014 年 9 月 14 日。

¹² 该区域会员国告诉监测组，确切人数无从知晓，有人说超过 3 万。

¹³ “*ISIS insurgents seize control of Iraqi city of Mosul*”，The Guardian，10 June 2014 年 6 月 10 日。

¹⁴ 会员国资料。

¹⁵ 有一个会员国估计，在摩苏尔沦陷之前，伊黎伊斯兰国有 3 140 名成员。

¹⁶ 有一个会员国表示，该团体有八个维拉亚。

¹⁷ 会员国资料。

¹⁸ 会员国资料。

¹⁹ “*Inside the leadership of Islamic State: how the new ‘caliphate’ is run*”，The Telegraph，2014 年 7 月 9 日。

活跃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部分地区，伊黎伊斯兰国还在两国之外设有网络，负责招募、供应和培训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17. 伊黎伊斯兰国自称国家，所以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强化这一误导信息的任命和结构，并通过任命司法、内部安全和宣传官员，模仿进行民政管理。据报有一个所谓的“部”，在阿卜杜拉·艾哈迈德·梅舍达尼(未列名)的领导下负责接待、武装和培训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并确保他们的福利。²⁰ 有一支“hisba”(道德警察)部队为伊黎伊斯兰国执行巡逻，确保其激进意识形态得到严格遵从。²¹

B. 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

18. 胜利阵线，又称支援阵线，2012年1月24日出现于公众视野。它由伊拉克基地组织成员特别是巴格达迪创建，所以与伊黎伊斯兰国出于同源。胜利阵线先按伊拉克基地组织的别称列入名单，²² 后又作为一个单独实体列名。²³ 它曾针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和包括少数群体在内的平民目标发动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

19. 胜利阵线由叙利亚和中东的核心战斗人员组成，由来自其他区域、称为“穆哈吉朗”(移居境外者)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提供支持。据胜利阵线政治局负责人泰希尔·哈提卜(未列名)称，该团体的核心领导层主要为叙利亚人。²⁴ 大部分战斗人员的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有些还更年轻。战斗人员总数难以估计，但应该有几千人。²⁵

20. 胜利阵线组织结构分为军事、宗教和政治三大分部，²⁶ 都归该团体“总监”阿布·穆罕默德·乔拉尼(QIA.317.13)领导。²⁷ 为了保护起见，乔拉尼的行动严格保密，他与胜利阵线成员的接触很少，与媒体更是没有接触。²⁸ 在伊黎伊斯兰国宣布“哈里发国”之后，胜利阵线领导人于2014年7月宣称将在阿勒颇宣布“酋长国”，稍后还将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其他胜利阵线控制地区宣布

²⁰ 出处同上。

²¹ “The Islamic State (Part 3)”, Vice News, 2014年8月13日。

²² 2013年5月30日。

²³ 2014年5月14日。

²⁴ سوريةون مقاتلينا غلبوا: النصر جبهة (支援阵线：我们大多数战士是叙利亚人)，Al-Jazeera, 2013年1月12日。

²⁵ 例如，有一个会员国估计，胜利阵线战斗人员有4 000至6 000人(2014年11月)。

²⁶ 会员国资料。

²⁷ 但有一个会员国通知监测组，胜利阵线目前难以保持对地方指挥结构的控制。

²⁸ Noman Benotman 和 Roisin Blake, “Jabhat al-Nusra: A Strategic Briefing”, (The Quilliam Foundation, 2013年1月)。

“酋长国”。²⁹ 乔拉尼在一次讨论重组胜利阵线的会议上发表这一声明，号召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其他团体团结在酋长国的旗帜之下。宣布“酋长国”是为了调动更多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与伊黎伊斯兰国竞争)。³⁰ 胜利阵线有一个所谓的“舒拉委员会”，奉命制订战略政策和神学准则。该委员会在胜利阵线控制地区拥有当地代表。

21. 军事分部由哈穆德·卡纳赫(未列名)指挥，其副手是一个名叫穆瓦德·纳贾尔(未列名)的摩洛哥国民。³¹ 胜利阵线的军事结构最初包括一些实施低强度袭击的小分队，现已在叙利亚一些地区发展成为较大规模的准军事单位。在实地，各单位的结构依地理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都市小分队在大马士革运作以避免被察觉，而阿勒颇的胜利阵线各单位则是按照“旅、团、排的半常规军事编制”进行组织。³²

22. 胜利阵线据报正在形成一个错综复杂但精心划分的结构。³³ 哈塞卡地区的战斗人员培训由约旦国民伊亚德·纳德米·哈利勒·萨利赫(未列名)领导的单位负责，此人据报是阿布·穆萨德·扎卡维的外甥。³⁴ 后勤支助部分由别名阿布·哈姆扎的阿纳斯·哈桑·哈塔卜(QI.A.336.14)负责。胜利阵线的政治分部由泰希尔·哈提卜(未列名)领导。司法分部，即“治安总长办公室”，由沙特阿拉伯国民莫萨卜·萨利姆·易卜拉欣·卡塔尼(未列名)领导，负责监督地方宗教法院。胜利阵线还有一个治理分部，称为“总务部”，负责向胜利阵线控制省份的居民提供与社会和治理有关的服务(水、电、粮食)。最后，其发言人为雷杜安·内穆斯(未列名)，又名阿布·费拉斯，是叙利亚籍曾参加阿富汗战争的老手。这是又一个与基地组织核心活动区有联系的例子。

C. 短期风险

23. 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对其占领地区的居民构成重大威胁。两个团体都有即决处决被羁押者的记录，许多处决镜头被录像后放到社交媒体或视频分享网站上。这些处决涉及许多不同社区，少数群体和什叶派穆斯林首当其冲，但许多逊尼派人士也被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杀害。对于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也有可

²⁹ حلب منطقة تعلن «الانصرة الإسلامية إماره» (胜利阵线宣布阿勒颇地区为伊斯兰酋长国)，Addoustour, 2014年7月13日。

³⁰ بلهنا نسعى لكوننا بعدالإسلاميةالإماره نعلن لم ترد الانصرة (胜利阵线，我们尚未宣布酋长国，但我们正在争取这样做)，Al-Monitor, 2014年7月18日。

³¹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³² Noman Benotman 和 Roisin Blake, “Jabhat al-Nusra: A Strategic Briefing”, The Quilliam Foundation, 2013年1月。

³³ 出处同上。

³⁴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靠的报告。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威胁到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致力于减轻人类苦难的保健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他们攻击和杀戮只是在恪尽职守的新闻记者。他们通过绑架和杀害人质的方式索要赎金或发出政治讯息。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行动还严重威胁到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

24. 虽然一个更加包容的伊拉克新政府已经成立，但伊黎伊斯兰国的存在使伊拉克打造政治新秩序的努力变得复杂。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行动，则导致难以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已持续三年多的复杂且暴力的内战。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内部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网络已威胁到一系列其他国家，其中胜利阵线的网络似乎已经在向一个秘密的基地组织对外行动攻击策划者网络，即所谓的“呼罗珊集团”(未列名)提供支持。

D. 长期风险

25. 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长期风险不胜枚举。在该区域，这两个团体的威胁使平民面临下列风险：即决处决、强奸、敲诈、强行驱逐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恐吓和暴力侵害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民众、以及继续使用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式炸弹肆意袭击公共场所。只要任何一个团体继续攻占领土并统治当地居民，这些风险就将持续存在。

26. 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将继续暴力侵害什叶派穆斯林以及杀戮和镇压不接受其极端主义扭曲意识形态的逊尼派穆斯林，以此加剧宗派紧张关系。这很可能会影响到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外地区，使该区域出现紧张关系。³⁵ 除了加剧社区之间内部紧张关系外，这可能还会对中东各国之间的关系造成广泛影响。与此同时，胜利阵线的排他主义意识形态也鼓动暴力侵害少数群体和许多穆斯林民众，逊尼派和什叶派都包括在内。这一针对少数群体的运动已经改变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人口结构，如果继续扩大，势将进一步威胁到对平民实施集体迫害，并重塑中东一些国家的社会地理格局。³⁶

27. 对区域以外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大量纷杂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网络，这些网络主要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但也存在于胜利阵线之内，源自 80 多个国家，人数超过 1.5 万。³⁷ 正如胜利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是由战场老手创建一样，曾经参加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人，也很有可能在今后的数月乃至数年的时间里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和平与安全。并非所有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

³⁵ 例如，黎巴嫩已经因此出现一些紧张关系，尽管规模上小于一些分析家所预计。

³⁶ 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截至 2014 年 10 月 30 日的数字，登记的叙利亚难民有 3 023 769 人，其中在北非登记的叙利亚难民为 23 367 人。截止 9 月 19 日，据报有 180 万伊拉克人自 2014 年 1 月起流离失所(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团长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2014 年 9 月 19 日，纽约(S/PV.7271，第 3 页))。

³⁷ S/2014/770，第 14 段。

在离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后都会追求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目标，但有一些会这样做，而且会参与激进行动、招募和策划恐怖主义袭击。伊黎伊斯兰国也明显有攻击西方和一系列其他会员国的意图，³⁸ 具体表现为伊黎伊斯兰国在因特网上的宣传，³⁹ 以及自 2014 年 8 月以来对四名西方人质的处决和发动的袭击，例如行动和意识形态都与胜利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行凶者在比利时发动的袭击。一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在原住国发动袭击的计划，也证明了这一点。⁴⁰

28. 目前有一批来自俄罗斯联邦的车臣族恐怖主义指挥官与胜利阵线并肩作战，但继续效忠埃马拉特·卡夫卡兹(QE.E.131.11)。他们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短期存在，掩盖不了他们恢复攻击俄罗斯联邦并在欧洲建立恐怖主义新网络的长期目标。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中包含有经验的作战部队，曾在伊拉克境内常规交战中对抗美国部队的老手，其中有些人是 2003 年之前或之后的前伊拉克武装部队成员。这些人向新来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传授技能，构成了另一层面的威胁。此外，伊黎伊斯兰国很可能会使用夺取的资金来资助今后的恐怖主义袭击，这又是一种风险，这种风险甚至还可能成为更多基地组织关联团体投机性地宣布投靠的一个因素。⁴¹

29. 其次是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有毒意识形态在以各种形式和多种语文提供的数字化宣传材料投机取巧包装后所具备的力量。这种激进化的材料，从视频到社交媒体馈送，从网络杂志到围绕已死亡的恐怖分子的个人崇拜，都可能助长基地组织运动的新一波行动浪潮。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正在设定基地组织运动内部的新标准。其生活报媒体中心的运作复杂精细，不仅视频制作专业，宣传材料也被翻译成多种不同语文。

30. 不过，与基地组织核心在很大程度上集中进行宣传讯息的制作和传播相反，伊黎伊斯兰国充分利用了多元和分散的社交媒体环境。相比其他团体，伊黎伊斯兰国采用众包战略，更加大量和频繁地制作数字化宣传材料。这一多元化方法使得试图攻击伊黎伊斯兰国的讯息发送活动变得更为复杂。例如，伊黎伊斯兰国发言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QI.A.325.14)的一次演讲就被翻译成了七种语文(英文、土耳其文、荷兰文、法文、德文、印尼文和俄文)。⁴² 一些会员国的反恐官员已经对伊黎伊斯兰国宣传材料的高质量 and 快速传播表达关切，这些材料甚至

³⁸ 例如，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曾被记录到威胁将中亚各国作为“下一个”目标。

³⁹ “ISIL releases new message, threatening US and its allies”, Press TV, 2014 年 9 月 22 日。

⁴⁰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⁴¹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⁴² Mustapha Ajbaili, “How ISIS conquered social media”, Al Arabiya News, 2014 年 6 月 24 日。

常常被分送(和转发)到过去从来没有基地组织分子活动的国家。⁴³ 社交媒体也被广泛用于招募、推崇、宣扬以及公开展示和美化极端暴力，以此恐吓伊黎伊斯兰国的反对者和批判者。

31. 伊黎伊斯兰国暂时取得进展，已经引起其他团体包括中东以外网络的一阵效仿。北非、南亚和东南亚各地的团体纷纷发表效忠声明，显示了伊黎伊斯兰国的广泛影响力。它还威胁进一步煽动所谓的“独狼”行动，由激进个人发起难以预料的恐怖主义袭击。⁴⁴ 伊黎伊斯兰国的招牌已经如病毒般出现在一系列国际地点的“自拍照”中，这意味着伊黎伊斯兰国的花言巧语有能力激发为数不多但来自三教九流的国际青年。⁴⁵ 这种激进化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风险之一，是激进活动越来越不易觉察。大量非战斗人员向基地组织网络提供极其关键的支持，包括制作宣传材料、供资、招募、协助、旅行和装备咨询以及培养社区支助等。

32. 第三种威胁来自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作战期间开展的行动革新，包括从技术上改进使用“隧道炸弹”来攻击高价值的安全部队建筑物等目标。⁴⁶ 当地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中的老手经验丰富，冒险创建了一支长期跨国骨干队伍和流动恐怖主义专家库，他们能够在策划袭击时将恐怖战术、游击战术和常规战术相结合。

33. 伊黎伊斯兰国现象的影响将长期存在，而且可能颇具规模，即便 2014 年底能够快速和全面扭转该团体的进展也是如此。这与此前涉及基地组织网络的冲突非常相似，例如阿富汗冲突，国际社会几十年后仍在竭力应付其后遗症。

34. 在本报告编写之时，会员国同盟的不间断空袭可能会挫败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常规能力，使这两个团体恢复发动更加不对称的袭击。如果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遇挫，就有可能寻找新的渠道，通过在别处组织恐怖主义袭击来推进其目标。伊黎伊斯兰国实行“震撼和威慑”战略，试图制造恐惧，吸引拥趸，并建立在整个基地组织运动内部的至尊地位。如果取得成功，伊黎伊斯兰国的招牌甚至可能取代基地组织，给一个最近几年核心没落的运动注入新的活力。⁴⁷

⁴³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⁴⁴ 几个与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有关联的此类计划，已经被会员国当局挫败。

⁴⁵ 不论是现实还是数字化模拟，这都为讲述跨国影响提供了素材。有些帖子所反映的可能是青年人试图挑衅或叛逆，而不是实质性表达对伊黎伊斯兰国的支持。

⁴⁶ 战术是老战术，但大量隧道炸弹的规模和频率前所未有

⁴⁷ 这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伊黎伊斯兰国有没有能力说服其他团体使用该团体的招牌和目标，特别是考虑到许多基地组织关联团体松散的从属关系。在本报告编写之时，下结论为时尚早。虽然已有一些基地组织关联团体和个人宣布支持伊黎伊斯兰国，但也有大量“两手”声明在表达声援的同时，试图维持基地组织运动广泛共享的目标。不过，下一代基地组织网络化首领和个人很可能有一部分出自与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并肩作战的外国老兵。

E. 穆斯林世界的反应

35. 绝大多数穆斯林和乌里玛(穆斯林学者)不接受伊黎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巴格达迪僭用“哈里发”头衔以及伊黎伊斯兰国所展现的极端野蛮行径引发了乌里玛的纷纷谴责。他们发表谴责的同时还提醒注意该团体制造的“fitna”⁴⁸ (颠覆和骚乱)。整个穆斯林世界的乌里玛和智者,无论是在伊拉克,⁴⁹ 还是从穆斯林学者国际联盟⁵⁰ 到一组艾资哈尔学者,⁵¹ 都已动员起来反对伊黎伊斯兰国,这表明其支持基础是多么有限,其意识形态是多么极端。世界各地 120 多名穆斯林学者还签署了一封“致巴格达迪的公开信”,驳斥伊黎伊斯兰国对宗教的偏颇解释,并谴责其行为违背伊斯兰教。该信强调指出,巴格达迪“将伊斯兰教曲解成一种严酷、残暴、酷刑和谋杀的宗教[…….]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是对伊斯兰教、穆斯林和全世界的犯罪”。⁵² 与此同时,英国穆斯林发起了一场名为“非以我名”的运动,⁵³ 激发了联合王国、埃及、摩洛哥、⁵⁴ 黎巴嫩、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德国和法国⁵⁵ 等多个国家广大穆斯林对伊黎伊斯兰国的抗议。

四. 武器来源

A. 战略评估

36. 关于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下的常规武器数量没有可靠或经确认的估计,但相关会员国同意,其夺取的武器数量超出民兵所需,与一支军队的武器更相匹配。没有会员国能够提供资料,说明在战斗中毁坏或丢失了什么,被伊黎伊斯兰国夺走了什么。只有少数几个会员国提供资料,说明了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现有行动能力(涉及专业技能、备件和维护)。

37. 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判断是,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武器装备十分精良,主要得益于在一个常规武器泛滥的冲突地区活动。伊黎伊斯兰国的武器装备尤其好,因为获得了从伊拉克政府缴获的大批重武器供应,而且还有战斗人员具有常

⁴⁸ داعش تَظْمِيْمٌ فِى تَنْزِيْمِ مَنْ يَحْزُرُ بِأَكْثَرِ سِتَانِ عُلَمَاءِ مَجْلِسِ (巴基斯坦神职人员理事会提醒注意伊黎伊斯兰国的颠覆), Alyoum, 2014 年 10 月 3 日。

⁴⁹ “Iraqi clerics denounce ISIL in Friday sermons”, Al-Shorfa, 2014 年 10 月 24 日。

⁵⁰ Shafik Mandhai, “Muslim leaders reject Baghdadi's caliphate”, Al Jazeera, 2014 年 7 月 7 日。

⁵¹ “Egypt's top religious authority condemns ISIS”, Al Arabiya, 2014 年 8 月 12 日。

⁵² “致巴格达迪的公开信”。

⁵³ “British Muslims' message to ISIL: Not in my name!”, Euronews, 2014 年 9 月 25 日。

⁵⁴ “Machi bessmity” cette violence”, Les Eco, 2014 年 10 月 12 日。

⁵⁵ 例如,见 Cordelia Bonal, “En Europe, des voix se lèvent contre l'Etat islamique”, Libération, 2014 年 9 月 25 日。

规战争经验，熟悉一系列武器系统，包括如何使用坦克和大炮。⁵⁶ 武器和弹药来自可追溯到 1980 和 1990 年代的库存物资，也有一些最近的供应品。大多数军需品要么是从伊拉克武装部队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武装部队(这部分较少)缴获，要么是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主要经过穿越土耳其的道路走私获得。⁵⁷

38. 2011 年以来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局势以及 2003 年以来的伊拉克内部冲突已造成武器需求大幅上升。⁵⁸ 该区域发展了走私武器的大规模非正规经济，目前存在这个犯罪基础设施。⁵⁹ 如果大量政府武器库存和犯罪走私网络还不够，还有一些武器来自伊拉克等地部分农村居民拥有武器的传统。⁶⁰

39. 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均缴获了常规军队的军事资产。缴获规模可通过指明伊黎伊斯兰国 2014 年 6 月夺走的车辆、武器和弹药足以武装和装备三个以上伊拉克常规陆军师。⁶¹ 这些武器主要从安巴尔省和萨拉赫丁省的伊拉克政府库存缴获，也有来自摩苏尔、基尔库克和迪亚拉等地的库存。⁶² 此前估计有 30% 的士兵和志愿者逃离阵地并放弃武器。⁶³ 伊黎伊斯兰国手中的伊拉克军队装备很大一部分是在 2014 年 6 月之后缴获(尽管比 2014 年 6 月的最初缴获少很多)。⁶⁴

40. 有几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区域内外行为体运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武器最终落到了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手中。还有一些国家指称这两个团体似乎都曾夺取、转移或买卖其他武装反对团体的武器。⁶⁵ 为某种用途提供的武器一直都存在被盗或被转作他用的风险。⁶⁶ 这意味着，有效管制最终用户以及会员国

⁵⁶ 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 “Islamic State weapons in Iraq and Syria. Evidence of logistical competency: analysis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 captured from Islamic State forces in Iraq and Syria”, dispatch from the field(伦敦, 2014 年 9 月)。

⁵⁷ 联伊援助团和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⁵⁸ 例如, 见 Rebecca Collard, “Iraq fighting is driving weapons prices through the roof”, Time, 2014 年 8 月 19 日。

⁵⁹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⁶⁰ 联伊援助团提供的资料。

⁶¹ 联伊援助团提供的资料。

⁶² John Blosser, “US Weapons Now in Hands of ISIS”, Newsmax, 2014 年 9 月 8 日。

⁶³ 联伊援助团提供的资料。

⁶⁴ Princy George, “Analysis: Why has the Iraqi army struggled to counter ISIL advance?” Jane's Defence Weekly, 2014 年 6 月 16 日。文章提到, “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占领区的图像似乎显示许多被摧毁和被缴获的[伊拉克军队]装甲车”。据分析, [伊拉克军队]主要是一支轻步兵部队, 其唯一的装甲师在巴格达北部塔吉”。

⁶⁵ 根据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⁶⁶ 一系列以往冲突都有武器被基地组织关联团体缴获、抢劫或买卖的情况, 因此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

记录丢失或被盗物资，对于限制不经意地向基地组织同伙提供军需品仍然至关重要。据报道，一些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缴获的武器已被移除识别数据。⁶⁷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41. 根据社交媒体和其他报告，伊黎伊斯兰国的资产显然包括轻武器、突击步枪、机枪、重武器，包括可能的单兵携带防空系统(肩扛式导弹)(SA-7)、⁶⁸ 野战和高射炮、导弹、⁶⁹ 火箭、火箭发射器、大炮、飞机、坦克(包括 T-55 和 T-72) 以及车辆，包括高机动多用途军车。有数百辆属于伊拉克军队和警察的高机动多用途军车被伊黎伊斯兰国缴获。⁷⁰ 伊黎伊斯兰国还缴获了肩扛式导弹，⁷¹ 并用于对付伊拉克部队，⁷² 但很少有关于这些装备的数量、来源或实用性如何的信息。⁷³

42. 伊黎伊斯兰国广泛使用了轻型车和装甲车，⁷⁴ 以维持高机动战术，⁷⁵ 而不是只依靠机动性较差的作战坦克和重炮。⁷⁶ 目前的空袭可能会使伊黎伊斯兰国继续这种做法。⁷⁷ 伊黎伊斯兰国还似乎使用地雷阻止伊拉克军队进攻。⁷⁸

⁶⁷ Conflict Armament Research, “Dispatch from the field Islamic State weapons in Iraq and Syria-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n examination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 captured from IS in Iraq and Syria between mid-June 2014 and early August 2014” (伦敦, 2014 年 9 月)。

⁶⁸ 据报道, 2003 年 11 月在巴格达袭击一架货机时使用了 SA-7, 2002 年 11 月在肯尼亚的未遂袭击也使用了这种武器。这些武器对民用航空构成很大威胁。据报道, 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政府库存均有 SA-7 或类似导弹系统。

⁶⁹ 例如, 见 Jeremy Bender, “As ISIS routs the Iraqi Army, here's a look at what the jihadists have in their arsenal”, Business Insider, 2014 年 7 月 8 日。

⁷⁰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⁷¹ 例如, 见 Matt Schroeder, “Fire and forget: the proliferation of man-portable air defence systems in Syria”, Small Arms Survey Issue Brief No.9, 2014 年 8 月。

⁷² “Un hélicoptère de l'armée irakienne s'écrase, l'équipage tué”, Agence France-Paris, 2014 年 10 月 8 日。

⁷³ 电池供应似乎是问题, 虽然有报刊报导说, 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团伙正在为 SA-7 开发充电电池。如果属实, 这可能会增加单兵携带防空系统的持续威胁。例如, 见 C.J. Chivers, “A Syrian Rebel Advance Off the Battlefield: A Longer-Lasting Battery for Missiles”, The New York Times, 2014 年 7 月 25 日。

⁷⁴ 据一个会员国称, 伊黎伊斯兰国缴获了约 250 辆车。

⁷⁵ 联伊援助团提供的资料。

⁷⁶ 在少数情况下他们使用缴获的装甲车, 但在大多情况下, 用高机动多用途军车作为前卫, 装配重机枪或防空炮的技术卡车跟进。资料来源: 联伊援助团。

⁷⁷ 两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⁷⁸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C. 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

43. 胜利阵线比伊黎伊斯兰国更依靠持续不断的新武器和弹药供应，依赖走私品以及从叙利亚军队缴获的物资。例如，胜利阵线战斗人员 2013 年夺取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马士革乡村省的多个军火库，⁷⁹ 并于 2013 年 3 月 15 日在阿勒颇省与其他团体一道行动，占据了一个大型军火库。⁸⁰

44. 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其他反对团体出售武器据说也是一种资金来源，不过，这种收入的比例在过去几个月可能有所减少。⁸¹ 胜利阵线通过社交媒体声称已建立一个军工厂，即“巴阿斯军事生产和发展基金会”，表明其能力和专业技能不断增强。⁸² 这可能也反映了供应方面的压力。胜利阵线可能拥有单兵携带防空系统，因为有多型号据报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武装团体缴获。⁸³ 根据《小武器调查》的最新分析，其中既有 40 年前生产的第一代系统，也有第三代系统。有些系统据报是为射击 3 500 米高空目标而设计。⁸⁴

D. 简易爆炸装置

45. 伊黎伊斯兰国及其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历史很长。简易爆炸装置自 2008 年以来变得极为精良。最近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或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及爆炸形成穿甲弹装置，后者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威胁之一，因为无法被防地雷伏击保护车发现。⁸⁵ 监测组还收到资料，说明在爆炸物中使用化学剂和带毒金属球以造成更大破坏和伤亡的案例。⁸⁶ 胜利阵线据报使用大量战争遗留爆炸物作为自杀式车载简易爆炸装置的主装弹，而伊黎伊斯兰国似乎使用大量三硝基甲苯(梯恩梯)和硝酸铵来制作大型车载简易爆炸装置，这目前是伊拉克部队的主要威胁。⁸⁷

⁷⁹ “Militants seize arms depots in Syria's Rif Dimashq in 2013”, Jane's Terrorism Watch Report, 2013 年 3 月 20 日。

⁸⁰ “Islamist militants seize large arms depot in Syria's Aleppo”, Al-Monitor, 2013 年 3 月 20 日。文章称，录像中显示出一些 Kolomna 9K11 KBM Malyutka 反坦克制导武器，似乎有许多箱 122 毫米格拉德型火箭弹以及 82 毫米坦克炮弹和小武器弹药。

⁸¹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⁸² “Jabhat al-Nusra starts its own weapons factory”, Al-Monitor, 2014 年 4 月 24 日。

⁸³ Matt Schroeder, “Fire and forget”, (见前注 72)。

⁸⁴ Christopher F. Foss and James C. O'Halloran, eds., Jane's Land-Based Air Defence 2011-2012, 2011 年 2 月 24 日(Coulsdon, Surrey, United Kingdom, Jane's Information Group, 2011)。

⁸⁵ Stephane Taillat “Is power powerless? US military actions in Iraq (2003-200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é Paul Valéry-Montpellier III, 2013 年。

⁸⁶ 一个会员国和一个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

⁸⁷ 一个会员国和技术专家提供的资料。

46. 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了伊拉克政府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的一系列军营，其中包括在摩苏尔地区的训练营以及在伊拉克中东部地区的营地。⁸⁸ 许多营地位于安巴尔省和尼尼微省(例如贾兹拉和塔尔塔尔地区)。⁸⁹ 伊黎伊斯兰国也可能在这些地点缴获了武器。伊黎伊斯兰国据报还控制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⁹⁰ 和伊拉克⁹¹ 两国的空军基地。

E. 武器供应和再供应的可持续性

47. 根据不同消息来源，伊黎伊斯兰国缴获的伊拉克小武器和弹药数量够其以目前水平继续战斗六个月至两年。⁹² 伊黎伊斯兰国维护从伊拉克政府缴获的最新物资不应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多数物资从未使用过。伊黎伊斯兰国似乎对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缴获的较老式的俄罗斯重型军事装备也很放心，因为有备件。⁹³ 不过，伊黎伊斯兰国确实摧毁了一些主战坦克，以防止伊拉克军队夺回并加以使用。⁹⁴ 与此同时，复杂和尖端武器系统的维护对伊黎伊斯兰国而言可能会是一个过大的挑战。

48. 胜利阵线因为非常依赖外部供应网络，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可持续性挑战。不过，如果胜利阵线需要与伊黎伊斯兰国打交道来获取武器，这可能就是伊黎伊斯兰国与胜利阵线之间恢复功能性联系的因素。

F. 新出现的风险

49. 虽然短期内不可能，但如果胜利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受到生存压力，使用非常规武器和高影响力武器的诱惑就会增加。伊黎伊斯兰国已表现出严格行动安全和战略级创新能力，包括使用无人机的能力。⁹⁵

50. 由于发展、获取和使用核装置涉及大量技术和科学挑战，伊黎伊斯兰国获取或生产此类装置的可能性很低。不过，伊黎伊斯兰国确实能进入以往生产或储存化学剂的场地，包括穆萨纳场地，尽管专家们相信，伊黎伊斯兰国目前没有能力

⁸⁸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⁸⁹ 联伊援助团提供的资料。

⁹⁰ 例如，见“Islamic State militants capture key Syrian air base-giving them open road to the sea and massive store of weapons and ammunition”，Mail Online，2014年8月24日。

⁹¹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⁹² 两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⁹³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⁹⁴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⁹⁵ Judikael Hirel，“Syrie l'EI conquiert une base grâce à un drone de 450 euros”，Le Point，2014年8月31日。

充分利用其可能缴获的材料。⁹⁶ 据判断，伊黎伊斯兰国在中短期内没有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能力。⁹⁷ 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了一些前体，包括在伊拉克北部军事基地缴获的大炮和迫击炮弹等化学弹药。⁹⁸ 由于伊黎伊斯兰国现在控制着建有各种设施的地区，包括摩苏尔大学设施的区域，也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生物风险。⁹⁹ 从长期看，伊黎伊斯兰国可以利用实验室试图发展化学或生物能力。

51. 最后，即使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重武器和车辆资产持续退化，也无法减轻这两个团体持有的大量轻武器以及伊黎伊斯兰国手中的大量弹药供应所产生的影响。即使失去领土，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也会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五. 资金来源

A. 战略评估

52. 伊黎伊斯兰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组织，拥有多样化的资金流。它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夺取了大量资产，并受益于各种来源的可观持续收入流，包括出售原油、绑架索取赎金、勒索以及目前较少的捐赠。鉴于继续存在信息差距，正如会员国向监测组提供的各种估计数以及有关筹资问题的更广泛的公开讨论所表明的，循证分析仍具有挑战性。胜利阵线的收入来源甚至更不透明，其资金来源没有伊黎伊斯兰国那么丰富，而且目前似乎比伊黎伊斯兰国更依赖外部捐赠，这些捐赠主要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外。不过，胜利阵线通过绑架索取赎金获得了很多收入。

53. 伊黎伊斯兰国每天花费多少钱几乎无从知晓，特别是在多边联盟发动军事行动之后，以及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当局继续采取行动的情况下。

54. 由于对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资金流的初步分析指出每个团体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创收资产，针对两个团体筹资活动的制裁措施必须适合各自供资结构。此外，这些措施必须考虑到管制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控制区周边的挑战。在继续发生战斗的地区，国际边界或内部周边控制不可能完全有效。不过，下文分析表明，安全理事会制裁可以是破坏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一个重要全球性手段。对于伊黎伊斯兰国，制裁有助于通过干扰特定商品(如原油和文物)销售挤

⁹⁶ Stephen Hummel, “The ISIL’s theft of WMD Components in Iraq”, *Combatting Terrorism Center Sentinel*, vol.7, No.7(2014年7月30日)。

⁹⁷ Dina Esfandiary 和 Matthew Cottee, “The very small Islamic State WMD threat”,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4年10月15日。

⁹⁸ 联伊援助团提供的资料。

⁹⁹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压该团体的收入选项。对于胜利阵线，制裁可用于对付外部供资者和遏制在违反基地组织制裁制度的情况下支付非法赎金。¹⁰⁰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55. 媒体将伊黎伊斯兰国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恐怖主义组织。¹⁰¹ 鉴于在确认伊黎伊斯兰国从其控制区内的个人和实体手中盗取的资产数量方面面临挑战，对其控制下的资产估计也难以量化。

56. 伊黎伊斯兰国还有一些持续不断的收入来源，其资金似乎有很大一块来自对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油田的控制，但其他收入流，如勒索或“征税”、赤裸裸的盗窃和绑架索取赎金仍然重要。捐赠似乎仍然是一种收入来源，尽管与其他收入来源相比有限。伊黎伊斯兰国甚至可能通过出售小麦筹集资金。有报道说(包括该团体自己在宣传中承认)，该团体还贩运妇女和儿童。

1. 石油

57. 伊黎伊斯兰国在两个拥有重要能源资源的会员国境内运作，并控制着一些油田及相关基础设施。监测组 2014 年 9 月和 10 月拜会了一些石油行业代表和专家，并与一些会员国讨论了这些问题，而且审查了公开可用资料。当地局势瞬息万变，因此难以确定可靠的估计数。与此同时，2014 年 8 月 8 日开始并且在编写本报告时仍在继续的针对伊黎伊斯兰国的空袭意味着任何估计数都会很快过时。此外，伊黎伊斯兰国可能正调整其方法和战术以应对空袭。公开领域的估计数与会员国提供的估计数不尽相同，这源自不同的基本假设。然而，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油田的产量显然远低于这些油田的生产能力。

58. 据一些消息来源称，伊黎伊斯兰国最重要的持续收入来源来自石油销售及其利用已有的走私网络的能力。2008 年一份报告称，伊拉克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长期存在”商品“走私”，“自两国成立以来，这对伊拉克西部和叙利亚东部居民的福利和繁荣至关重要”。¹⁰² 一些区域会员国证实，商品走私网络长期存在。

59. 据一个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控制的油田日产量能达到约 4.7 万桶，其中大多数产量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

¹⁰⁰ 例如，安全理事会在第 2083(2012)号决议第 6 段、第 2161(2014)号决议第 7 段和第 2170(2014)号决议第 17 段中都提到这一点。

¹⁰¹ 例如，见 Amanda Macias 和 Jeremy Bender, “Here's how the world's richest terrorist group makes millions every day”, Business Insider, 2014 年 8 月 27 日，以及 Helen Lock, “How ISIS became the wealthiest terror group in history”, The Independent, 2014 年 9 月 15 日。

¹⁰² Brian Fishman 等, Bombers, Bank Accounts, and Bleedout, (西点反恐中心), 第 86 页。

的油田。该国战前原油产能大多来自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的油田；¹⁰³ 而伊拉克的大部分原油生产来自伊黎伊斯兰国控制之外的南部油田。¹⁰⁴ 媒体估计数列出的日产量更高；¹⁰⁵ 而国际能源署 10 月提出了一个较低的估计数。¹⁰⁶

60. 伊黎伊斯兰国从其控制的油田开采原油，并将其出售给走私网络和中间商。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能够获取的每桶原油井口价的估计数有所差异。显而易见的是，伊黎伊斯兰国必须接受远低于国际价位并根据当地和全球市场情况浮动的结算价格。根据各种消息来源，监测组认为，价格在每桶 18 至 35 美元之间是可信的。¹⁰⁷ 然而，随着原油价格下跌，¹⁰⁸ 伊黎伊斯兰国能够获得的款额也会减少。根据每桶 18 至 35 美元的价格区间及会员国估计的 4.7 万桶日产量，伊黎伊斯兰国每天可获得的潜在原油收入估计数在 84.6 万至 164.5 万美元之间。

61. 然而，这一估计数没有考虑任何潜在生产成本及伊黎伊斯兰国自身行动所用的任何原油。伊黎伊斯兰国自己也需要原油，即使是仅用于基本后勤和支持其恐怖主义活动。另外不清楚有多少原油被提供或出售给居住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内的民众。此外，空袭会影响伊黎伊斯兰国可通过走私筹集的资金数额。

62. 会员国关于伊黎伊斯兰国石油走私创收的估计数存在差异。例如，一个会员国提出原油销售的日收入为 25 万至 150 万美元；而另一个会员国告诉监测组，在减去内部消耗后，伊黎伊斯兰国每天的石油走私收入约为 41.1 万美元。会员国估计数的差异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控制领土内的当地局势不确定而且瞬息万变。

63. 鉴于伊黎伊斯兰国的实际成员不可能拥有技术专才，油田一些员工似乎留在了原工作地点或被调往其他地点开展油田作业(可能受到威胁和恐吓)。¹⁰⁹ 但不清楚有多少员工留职，多少员工逃离，留职员工获取了多少薪金(或是否有薪金)。¹¹⁰

¹⁰³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¹⁰⁴ 美国能源信息署，“伊拉克”，最近一次更新是 2013 年 4 月 2 日。可查阅 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iz。

¹⁰⁵ 例如，见“Islamic State: US releases oil refinery strikes images”，*BBC*，2014 年 9 月 25 日。

¹⁰⁶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对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空中行动削弱了伊黎伊斯兰国经营油田和炼油厂的能力，打击了其走私行动，并“减少了伊黎伊斯兰国发动进攻的重要燃料及资金来源”。报告引述的日产量数字约为 2 万桶。国际能源署，《原油市场报告》，2014 年 10 月 14 日，第 20 页。

¹⁰⁷ 基于与会员国、能源专家的讨论及公开来源材料。

¹⁰⁸ 国际能源署，《原油市场报告》，2014 年 10 月 14 日。

¹⁰⁹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另见，Ahmed Rasheed，“Oil smuggling finances Islamic State’s new caliphate”，*Reuters*，2014 年 7 月 23 日。

¹¹⁰ 这一情况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可能有所不同。

64. 监测组收到的资料表明，伊黎伊斯兰国正使用驳船、大型桶群及通常用于灌溉的小直径管道走私出售原油和成品油。¹¹¹ 还有关于使用骡子和农业设备等其他走私方法的报告。¹¹² 然而，根据多个消息来源，使用油罐车似乎是主要的原油走私方法。据报约有 210 辆油罐车正被用于走私伊黎伊斯兰国开采的石油，¹¹³ 然而具体数字不详。许多这种卡车实际上是由私人中间商经营，¹¹⁴ 而非伊黎伊斯兰国，这使查点准确数字更具挑战性。必须注意的是，运载原油驶离伊黎伊斯兰国控制领土的卡车往往载着成品油返回。¹¹⁵

65. 制裁措施无法完全防止这种贸易。走私网络根深蒂固，边界和公路通道漏洞百出(或是激烈战斗的争夺目标)，有利可图之地必然滋生非法贸易。然而监测组确定，摧毁伊黎伊斯兰国可用的油罐车及其同党的走私网络是其软肋所在。

66. 伊黎伊斯兰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建设了一些炼油能力，并通过流动炼油厂将原油加工成柴油和其他成品油。¹¹⁶ 伊黎伊斯兰国需要成品油用于其自身行动及其他内部用途。然而，模块化炼油厂是联军空袭目标，¹¹⁷ 不清楚伊黎伊斯兰国尚有多少炼油能力。随着精炼原油的能力下降，伊黎伊斯兰国可能会试图“进口”更多的成品。这将使伊黎伊斯兰国更依赖大规模进口能力：油罐车再次成为一种宝贵资源。对频繁出入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的油罐车加大制裁力度，可能无法防止走私网络非法运输和交易石油及成品油，但这些措施会增加伊黎伊斯兰国及走私者的摩擦费用，从而提高成本并减少供应。

67. 油井不是伊黎伊斯兰国的唯一产品来源。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并未直接控制用来出口原油的主要管道，但却攻占了该区域的部分管道网络。¹¹⁸ 至关重要的是，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管道网络和储存设施内有储存的原油。一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已从其控制区的储存设施和管道中取走大约 250 万至 300 万桶石油。¹¹⁹ 这是可使用一段时间的庞大储备。

¹¹¹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¹¹² 例如，见 Benoit Faucon 和 Ayla Albayrak, “Islamic State Funds Push into Syria and Iraq With Labyrinthine Oil-Smuggling Operatio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4 年 9 月 16 日。

¹¹³ John Defferios, “ISIS’ struggle to control its oil riches”, *CNN*, 2014 年 9 月 4 日。

¹¹⁴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¹¹⁵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¹¹⁶ 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¹¹⁷ 例如，见 Mariam Karouny 和 Ayla Jean Yackley, “Air strikes said to hit Islamic State oil refineries in Syria”, *Reuters*, 2014 年 9 月 29 日。

¹¹⁸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¹¹⁹ 另见，国际能源署，《原油市场报告》，2014 年 10 月 14 日，第 20 页。

2. 勒索和盗窃

68. 伊黎伊斯兰国的舆论宣扬美德，但自身做法邪恶。勒索和盗窃是伊黎伊斯兰国的两个主要资金来源。尽管其鼓吹提供服务，但伊黎伊斯兰国对其勒索和抢劫的规模却充满欺骗。¹²⁰

69. 一个例子发生在摩苏尔，伊黎伊斯兰国早在控制该城市前就向当地公民和企业勒索资金。¹²¹ 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每月通过勒索筹集了数百万美元。¹²² 勒索目标包括所有宗教和信仰的居民，这表明伊黎伊斯兰国对其临时控制下的所有平民进行剥削。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的所有企业(无论是否逊尼派拥有)都被有组织和持续一致地课税。同样，据另一个会员国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伊黎伊斯兰国对在其经管区内通行、做生意或仅是居住的人收钱”。¹²³

70. 然而，少数群体尤其是伊黎伊斯兰国的目标。¹²⁴ 例如，据广泛报道，伊黎伊斯兰国给摩苏尔的基督徒三个选择：皈依、缴纳称为“吉兹亚”的税或面临死亡。¹²⁵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的基督徒也被下令缴纳“吉兹亚”。¹²⁶ 针对特定群体并非伊黎伊斯兰国的新策略；2005年和2006年根据缴获的财务记录对伊拉克基地组织在安巴尔省的财务情况进行的研究发现，该组织通过针对其视为“背教者”的人员来筹集资金。¹²⁷

71. 勒索和抢掠增加了持续收入，伊黎伊斯兰国还通过占领领土来大量控制资产。许多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从伊拉克中央银行摩苏尔分行掠走了巨额资产。此外，无法准确估计伊黎伊斯兰国从其控制领土的居民处盗窃的财产价值。¹²⁸

¹²⁰ 据一个会员国的估计，伊黎伊斯兰国有8%到10%的收入来自勒索。

¹²¹ Harith al-Qarawee, “Al Qaida sinks roots in Mosul”, *Al-Monitor*, 2013年10月24日。

¹²² “Attacking ISIL’s financial foundation”, 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事务的副部长戴维·科恩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讲话, 2014年10月23日。

¹²³ 出处同上。

¹²⁴ 例如, 见 Nour Malas and Maria Abi-Habib, “Islamic State economy runs on extortion, oil piracy in Syria, Iraq”,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4年8月28日。

¹²⁵ 见联伊援助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在伊拉克武装冲突中平民保护的报告: 2014年7月6日至9月10日”(巴格达, 2014年), 第11页。另见 Imran Khan, “Iraq Christians get Islamic State’s warning”, *Al Jazeera*, 2014年7月19日。

¹²⁶ 例如, 见 Richard Spencer, “Militant Islamist group in Syria orders Christians to pay protection tax”, *The Telegraph*, 2014年2月27日。

¹²⁷ Benjamin Bahney 等,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Records of Al-Qaida in Iraq*(加利福尼亚斯塔莫妮卡, Rand Corporation, 2010年), 第36-39页。

¹²⁸ 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伊拉克武装冲突中平民保护的报告: 2014年7月6日至9月10日”, 第12和16页。

伊黎伊斯兰国还会尝试出售从建筑、纺织和电气设备等行业工厂掠夺的物品。¹²⁹ 伊拉克基地组织在前几年同样通过出售建筑设备、发电机和电缆等盗窃物品获取巨额收入。¹³⁰ 如果伊黎伊斯兰国寻求出售其抢掠的货物和贵重物品，或落入其控制的其他资产(如豪华车、武器或消费品)，它可创造更多的收入。

3. 文物

72. 关于掠夺文物问题，监测组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及相关学者和其他专家进行了磋商。¹³¹ 公开来源报告也指出，伊黎伊斯兰国一直通过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掠夺文物创收。¹³² 有证据表明伊黎伊斯兰国鼓励掠夺并随后走私伊拉克和叙利亚文物，特别是来自考古遗址的文物。伊黎伊斯兰国通过向掠夺者征税赚取收入。掠夺已变得更系统化和有组织。例如，伊黎伊斯兰国据报已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挖掘，并利用承包商用推土机进行现场挖掘。¹³³ 挖掘物品随后被卖给当地掮客。早在 2014 年 1 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博物馆和文物局就报告说，有 300 人在重要的杜拉欧罗普斯遗址进行挖掘。¹³⁴

73. 这是一个日益严重却并非新出现的风险。¹³⁵ 伊拉克境内的文物曾经遭到掠夺，并且成为安全理事会 2003 年采取一项具体对策的动因。第 1483(2003)号决议载有一项条款，要求会员国采取措施以协助归还自 1990 年以来从伊拉克非法取走的伊拉克文化财产，“包括规定禁止买卖或转让这类物品和可合理怀疑是非法取走的物品。”¹³⁶ 虽然知道存在掠夺和出售文物的风险，但难以可靠地估计伊黎伊斯兰国通过这项活动筹集的金额，而且监测组没有收到关于正式确认资料，说明某项销售明确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此外，当地掮客很可能会储存文物，直至世界不再关注。有鉴于此，监测组建议采取一种预防性方法。

¹²⁹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¹³⁰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Records of Al-Qaida in Iraq(见前注 128)，第 36 页。

¹³¹ 有一篇博士论文详细论述了这个大课题：“Transnational crimes against culture: Looting at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the grey market in antiquities”，作者为 Blythe Alison Bowman，内布拉斯加大学，2008 年。

¹³² 例如，见“ISIS Selling Iraq’s Artifacts in Black Market: UNESCO”，*Al Arabiya*，2014 年 10 月 1 日，以及 Mark V. Vlasic，“Islamic State sells ‘blood antiquities’ from Iraq and Syria to raise money”，*The Washington Post*，2014 年 9 月 14 日。为了帮助相关专业人员和执法官员确认可能被非法交易的物品类型，国际博物馆理事会 2013 年发布了“叙利亚濒危文物紧急红色清单”。类似的伊拉克濒危文物清单早在 2003 年就已发布。

¹³³ David Kohn，“ISIS’s looting campaign”，*The New Yorker*，2014 年 10 月 14 日。

¹³⁴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和博物馆总局，“2013 年度报告”，2014 年 1 月。

¹³⁵ 据一个国际组织称，由于文物被视为一种赢利和安全的投资，这一风险与日俱增。

¹³⁶ 最近，教科文组织执行局通过了一项关于保护伊拉克遗产的决定(195 EX/31)。

4. 绑架索取赎金

74. 赎金仍然是以其绑架行为而臭名昭著的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这一战术的使用，¹³⁷ 以及野蛮谋杀人质并冷酷摄像，与伊拉克基地组织采用的战术如出一辙。与以往一样，大多数受害者是当地居民，另有少数外国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记者群体。正如监测组第十六次报告所述(见 S/2014/770，第 51 段)，根据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伊黎伊斯兰国在 12 个月内获得了大约 3 500 万至 4 500 万美元的赎金(每天 9.6 万至 12.3 万美元)。虽然这种通过绑架索取赎金的高额筹资不可能持续，而且这种收入来源可能对伊黎伊斯兰国而言已没有那么重要，但这表明迫切需要有效执行关于禁止向伊黎伊斯兰国等列名组织支付赎金的制裁措施。

5. 捐赠

75. 伊黎伊斯兰国最初极大地受益于主要来自该区域内的支持者提供的私人捐赠。安全理事会和单个会员国的制裁列名表明，这些捐赠仍是伊黎伊斯兰国的收入来源之一。¹³⁸ 根据这些列名和媒体报道，¹³⁹ 伊黎伊斯兰国已通过富有的私人捐助者及筹资举措收到数百万美元。

76. 同时，已将直接为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提供资金或协助其从该地区各国筹集私人捐赠的个人在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列名。¹⁴⁰ 根据这些案件资料，该地区存在筹资活动且现金已被跨界实物转移。¹⁴¹ 还通过一系列传播媒体筹资，包括社交媒体、¹⁴² 推特¹⁴³ 和用于筹资活动的网站。还有证据显示，以慈善为名筹集资金并转给恐怖主义团体。¹⁴⁴

¹³⁷ 绑架索取赎金还是伊黎伊斯兰国用来迫使一些当地居民离开所在地区的一种恐吓战术。

¹³⁸ 例如，Tariq Bin-Al-Tahar Bin Al Falih Al- ‘Awni Al-Harzi “worked to help raise funds from Gulf based donors for ISIL”。见美国财政部，“Treasury Designates Twelve 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 Facilitators”，2014 年 9 月 24 日。

¹³⁹ 例如，见 Robert Mendick，“Banker who financed 9/11 mastermind now funding terrorists in Syria and Iraq”，*The Telegraph*，4 October 2014。Harriet Alexander 和 Alastair Beach，“How ISIL is funded, trained and operating in Iraq and Syria”，*The Telegraph*，2014 年 8 月 23 日。

¹⁴⁰ Muthanna Harith al-Dari (QI.A.278.10)，‘Abd al-Rahman bin ‘Umayr al-Nu’ aymi (QI.A.334.14)，Hamid Hamad Hamid al- ‘Ali (QI.A.326.14)，Hajjaj bin Fahd al Ajmi(QI.A.328.14)，Shafi Sultan Mohammed al-Ajmi (QI.A.338.14)。

¹⁴¹ 特别是 Hamid Hamad Hamid al- ‘Ali (QI.A.326.14)案和 Hajjaj Bin Fahd al Ajmi (QI.A.328.14)案。

¹⁴² 另见 Shafi Sultan Mohammed al-Ajmi 的列名理由简述(QI.A.338.14)。

¹⁴³ Hajjaj Bin Fahd al Ajmi 的列名理由简述(QI.A.338.14)。

¹⁴⁴ Shafi Sultan Mohammed al-Ajmi 的列名理由简述(QI.A.338.14)。

6. 其他来源

77. 可能还有来自其他活动的资金供伊黎伊斯兰国支配。平均而言，30%以上的伊拉克小麦产量来自尼尼微省和萨拉赫丁省，¹⁴⁵ 因此，当伊黎伊斯兰国进入伊拉克时，有十几个粮仓被其控制。据驻伊拉克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代表介绍，伊黎伊斯兰国在上述省份控制的粮仓内仍有几十万吨小麦。¹⁴⁶ 伊黎伊斯兰国可能会试图将小麦在黑市上减价出售或将其用于易货贸易。

78. 有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在当地市场上贩运妇女和儿童的报告。¹⁴⁷ 伊黎伊斯兰国甚至在其英文杂志“Dabiq”上吹嘘这一活动。伊黎伊斯兰国选择从事贩运人口，实际上是买卖奴隶，突出表明该团体道德沦丧。¹⁴⁸

7. 现金消耗率

79. 伊黎伊斯兰国的上述供资来源仅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元素是伊黎伊斯兰国如何支出(以及支出数额)。所谓“现金消耗率”——耗尽其资金的速度，以及财务运作的盈余或亏损——对确定其总体财务状况而言至关重要。伊黎伊斯兰国占领的领土和大约 500 万至 600 万人口¹⁴⁹ 增强了其通过勒索和盗窃筹资的能力，但也是一个薄弱环节，因为这必然提高现金消耗率。伊黎伊斯兰国需要花钱和(或)使用精炼燃料等资源来管理其控制下的人口，或推动足够的经济活动以防止粮食或基本商品短缺。关于伊黎伊斯兰国的支出资料不如其收入资料充足。因为我们不清楚现金消耗率，我们不清楚伊黎伊斯兰国在为行动供资后的剩余资金数额以及断断续续提供了哪些最基本服务。

80. 例如，对于伊黎伊斯兰国付给成员多少钱有各种各样的报告。有迹象表明许多人定期领钱。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根据成员贡献的技能支付月薪。成员的国籍也可能影响薪金数额。¹⁵⁰ 该会员国所见的薪金范围是从非技术性自愿战斗人员的 50 欧元月薪到较高技能成员的 1 500 欧元月薪。另一个会员国估计战斗人员的月薪为 200 至 300 美元。伊黎伊斯兰国还向每名家属提供津贴。例如，根据一份公开报告对伊黎伊斯兰国一名印尼籍新兵的引述，作为战斗人员，他每

¹⁴⁵ 见粮农组织全球粮农资料和预警系统第 332 号特别警告，2014 年 6 月 25 日。

¹⁴⁶ 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伊拉克代表的约谈。

¹⁴⁷ 见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伊拉克武装冲突中平民保护的报告：2014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10 日”，第 13 和 15 页。

¹⁴⁸ 伊黎伊斯兰国生活报媒体中心，*Dabiq*，第 4 期，2014 年 9 月至 10 月。

¹⁴⁹ 鉴于两国境内有大量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准确的人口数字不详：这是基于可用人口数据的粗略估计数。

¹⁵⁰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月领取 50 美元薪金，同时还领取津贴，标准为妻子每月 50 美元，每个子女 25 美元。¹⁵¹

81. 同时，伊黎伊斯兰国需要获得精炼石油产品，哪怕仅用于支持战斗。在小型炼油厂遭受军事袭击后，伊黎伊斯兰国对耗资购买此类用品的依赖性可能会增加。

8. 利用银行部门

82. 该区域的其他基地组织同伙已经并将继续依靠非正规金融部门在国际转移金融资产。然而，鉴于伊黎伊斯兰国在其控制区获取的资金量似乎更大，加上这些控制区内有一些银行分支机构，伊黎伊斯兰国财务专家可能仍会尝试利用正规银行部门将金融资产转到境外。

C. 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

83. 胜利阵线的财务状况远比伊黎伊斯兰国模糊，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公开资料。有三个会员国指出，胜利阵线依赖来自这一广大区域私人资助者的捐款。胜利阵线通过富豪私捐和筹资举措获得了数百万美元。其他收入来源包括绑架勒索赎金，如此前所报告(见 S/2014/770)，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土耳其和约旦的边界附近就发生了一些勒索敲诈事件，还包括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其他团伙出售武器。¹⁵²

84. 相比伊黎伊斯兰国，胜利阵线的行动更加谨慎。然而，胜利阵线抢占的领土显然比伊黎伊斯兰国要小得多，而且常常分为不同地块。目前，很少甚至没有石油生产设施被胜利阵线控制，这使得该团体通过控制或利用石油走私筹集资金的能力大幅减弱。但该团体可通过其控制区的配送网络获取收入。有迹象表明，胜利阵线可能在挖掘或试图获取文物走私收入。¹⁵³ 鉴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在假定胜利阵线需要持续收入来获取基本供应的情况下，遏制这些收入的任何行动都是非常宝贵的。

六. 招募和人口结构

85. 精确分析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成员结构是有难度的。会员国对这两个团体的人数有不同估计(而且同一个会员国政府的不同部门有时也有不同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战斗人员来自各种社会背景，但只有少数人受过良好教育，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技术专家、工程师和医务人员。根据会

¹⁵¹ 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The Evolution of ISIS in Indonesia,” 2014 年 9 月 24 日。

¹⁵²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¹⁵³ 一个会员国和一个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

员国提供的资料，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一些战斗人员曾因犯罪被判刑且已入监服刑。一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似乎就大量存在这种情况，尽管模式各有不同。在当地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团体中有少量女性战斗人员，这与以往涉及基地组织相关团体的冲突有所不同。¹⁵⁴

86. 伊黎伊斯兰国的成员主要分为三拨。第一拨是伊拉克人和少量叙利亚人，其中许多人过去是伊拉克基地组织的成员或合作者。2011年，核心团体减至几百人，但此后迅速增加。核心团体还包括除伊拉克或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外与该团体一度有关联的一些中东国家国民。

87. 第二拨是2011年后加入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有时还包括他们的家人，他们响应招募战斗号召或由于自己激进而来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来自80多个国家，大部分来自马格里布和中东以及欧洲和中亚。¹⁵⁵

88. 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大约有1.5万人(尽管并非所有都加入了伊黎伊斯兰国，但绝大多数如此)。¹⁵⁶这可能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其中只包括已知个人，而另一些前往加入者可能尚不为任何会员国当局所知。据报告，有几百人被打死，另有一些返回了原籍国或是到了第三国。有少量是一再参战人员，在前线轮流战斗，然后在其他国家休整一段时间。大多数是年轻人。有大量持欧洲护照的双重国籍者，还有若干改变信仰者。对这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整合程度的报告参差不齐，有些报告认为，各行动单位正趋于同一，¹⁵⁷ 因为有共同的文化和语言；另一些报告则指明存在讲俄文、法文和英文的联合单位(表明背景更为多样化)。

89. 第三拨包括新的当地依附者，有与伊黎伊斯兰国结成战术联盟的民兵成员和前复兴党人，还有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占领区的被迫应招者。

90. 招募方式主要有三种：因特网平台、个人接触和劝说以及(最近)强迫征召。¹⁵⁸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来源国，监狱有时

¹⁵⁴ 不是所有团体都有女性战斗人员，泰米尔猛虎组织和红军派只是有女性战斗人员的其中两个团体。

¹⁵⁵ 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178(2014)号决议的授权，监测组将在即将提出的报告中更详细地报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情况。

¹⁵⁶ 监测组的研究主要是根据会员国的资料，包括监测组召集的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区域会议提供的反馈。

¹⁵⁷ 例如，Harakat Sham al-Islam 是一个隶属于胜利阵线的团体，主要由摩洛哥籍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组成。

¹⁵⁸ 在2014年10月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科巴尼市冲突中被抓获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报告了强迫招募情况。

也似乎被用来招募人员。¹⁵⁹ 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核心战斗人员小组先前被关押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有些人在大规模越狱事件中获释。¹⁶⁰ 在马格里布部分地区(较多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来源地)，一些民间社会团体被滥用来吸引同情者。从现有资料看，新招人员很少有宗教背景，而且，事实上对宗教的认识也往往有限或肤浅。

七. 建议

91. 监测组提出一系列建议，供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这些建议分为三类。

92. 第一类建议(下文 A 节)涉及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¹⁶¹ 的现有任务授权。监测组进一步鼓励委员会和会员国就列名和实施采取行动，同时还敦促捐助方帮助会员国弥合能力差距。监测组还建议会员国敦促金融部门对可能继续在伊黎伊斯兰国或胜利阵线控制区开展业务的机构转移资金的情况加强审查。

93. 第二类建议(下文 B 节)直接以本报告的分析为依据，监测组提出了三项新的制裁措施建议，需要获得安全理事会适当授权。这些措施以现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为基础，但加强了资产冻结和武器禁运方面的措施，目的在于发挥预防和阻断作用。

94. 监测组拟订这些措施时经过了认真讨论，尤其妥善考虑了意外后果的风险。建议的措施包括对离开或试图进入伊黎伊斯兰国或胜利阵线控制区的油罐车及其装载物实施扣押、对买卖伊黎伊斯兰国或胜利阵线可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非法掠夺的文物采取国际有限度暂停措施、以及对前往或飞离伊黎伊斯兰国或胜利阵线控制区的航班实施预防性禁令(附有由安理会管理的豁免程序，允许人道主义运输或经安理会授权的其他运输)，目的是阻断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收入来源。监测组注意到这些措施本身不足以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威胁，需要采取可将多边战略妥善纳入会员国国家行动的全面方针。有针对性的制裁，包括现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以及安理会可能通过的任何强化制度，只是国际必要应对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

95. 过去二十年，安全理事会对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等基地组织同伙的定向制裁发生了重大变化，越来越重视提高列名工作的质量，推动执行制裁措施，以及鼓励制裁委员会战略性地探讨第七章制裁如何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新的

¹⁵⁹ 一个会员国提供的资料。

¹⁶⁰ 例如，见“Interpol issues alert on mass prison breaks in Pakistan, Iraq and Libya”，路透社，2013年8月3日，以及“Al Qaeda says it freed 500 inmates in Iraq jail-break”，路透社，2013年7月23日。

¹⁶¹ 包括后续决议。

制裁措施总会引发关切，特别是在和平与安全面临重大紧迫威胁之际。因此，在这三个新措施之外，监测组还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建议，即委员会在 180 天内正式审查新措施(如通过)的影响。委员会及安理会将通过这一影响评估机制，探测强化措施的效果，并根据查明的任何负面意外后果，对这些措施进行调整。

96. 第三类建议(下文 C 节)不涉及制裁，但进一步处理了与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有关的直接风险。

97. 有必要做更多工作，解决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流入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问题，因此，监测组建议委员会鼓励会员国更多地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跨国战斗人员数据库和类似多边平台。(监测组将根据第 2178(2014)号决议，报告和推荐针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进一步行动，并将于 2014 年 11 月和 2015 年 3 月提出进一步建议。)会员国在许多情况下将依靠双边情报部门、安保部门或警察的合作，处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敏感案件，同时，考虑到外国新招募人员流入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性质和规模，多边信息共享有助于应对这一威胁。过去一年，国际刑警组织已将 500 多名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嫌犯及其动机的相关信息收入其跨国战斗人员数据库。这一数字仍只占到仅与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招募网络有关联的已知人员的一小部分。

98. 还需要做更多工作，对抗普遍存在的易传播的恐怖主义宣传、特别是涉及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或同情者的恐怖主义宣传。这种宣传会引发新一轮的激进化，特别是广泛使用社交媒体以及为吸引关注而实施极端公共暴力。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努力地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运动其他参与方有毒害的恐怖主义世界观。监测组的最后一项建议将此作为第一战略优先事项，以便国际社会对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持续散播基地组织运动的信息作出长期和可持续的应对。

A. 制裁建议

建议一：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和主席通过有针对性的通报和普通照会，鼓励会员国，尤其是那些最直接受到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威胁影响的会员国，向委员会提议根据基地组织制裁制度，进一步将关键个人和实体、包括最易受到制裁影响的协调人或实体列名。可申请列名的相关候选个人包括以下几类：在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直接控制区以外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招募网络协调人；与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有关联、可能旅行且容易被禁止旅行的关键后勤或宣传人员；会员国已确定的为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提供恐怖主义资金者。可申请列名的相关候选实体包括：交易来自伊黎伊斯兰国或胜利阵线的商品、从而为它们提供支持的公司和走私网络；为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提供便利或协助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为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提供资助或其他物资支助的非营利组织。

建议二：监测组建议委员会继续鼓励会员国充分执行当前根据基地组织制裁制度对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采取的措施，特别侧重于有这两个团体存在的国家和

这两个团体获取人员、资助或武器的国家。制裁制度一执行就会产生影响，这使得有效执行成为国际社会成功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一个关键因素。考虑到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主要区域足迹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两个会员国及其近邻以及存在资助恐怖主义或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流动情况的会员国的作用和责任，这些会员国以及广大国际社会必须有效地执行制裁制度。

建议三：监测组认识到执行方面的差距有时是由于会员国没有能力，因此建议主席致函联合国相关实体和其他多边实体，鼓励进一步侧重于确定能力差距，并通过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项目予以弥补。需要紧急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提出的挑战，同样还需要迅速行动，以查明和应对会员国在能力方面的挑战。安全理事会反恐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反恐委员会执行局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预防恐怖主义处等能力建设机构和最近成立的联合国反恐中心仍然是方案供资的重要资金来源，全球反恐主义论坛等多边机构也如此。

建议四：监测组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可能会利用银行网络将资产转至海外，建议委员会通过普通照会向会员国突出强调这一风险，并：

(a) 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按照本国立法，确保各自管辖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对涉及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控制区各银行的所有银行业务关系和交易提高警惕并开展适当的强化尽职调查程序。

(b) 敦促会员国通过其金融监管机构，确保在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控制区有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制定适当措施，减轻在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控制区开展业务时可能出现的资助恐怖主义的风险。

这直接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即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区有许多银行分行，胜利阵线控制区也有少量此类分行。此外，鉴于伊黎伊斯兰国控制大量资产并有持续收入，伊黎伊斯兰国财务专家可能仍会尝试利用正规银行部门将金融资产移出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B. 强化制裁建议

建议五：监测组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特别是有来自原油走私的持续收入，建议主席请安全理事会授权与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控制区相邻的所有会员国立即扣押来自或试图进入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控制区的所有油罐车及其装载物。还要授权会员国在实施扣押后 60 天内向委员会报告详细扣押情况。这一措施是为阻断给这些团体带来收入的原油走私而精心选定，虽然不能消除这种贸易，但可限制使用更大型的油罐车。这一措施还明确了走私网络和个人司机业主的直接责任，阻止他们与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合作。

建议六：监测组注意到胜利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可能会通过走私和销售非法取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或伊拉克领土的文物赚取收入，建议主席请安全理事会授权在全世界范围暂停交易自第 2170 (2014) 号决议通过以来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或伊拉克出口的、来源不明且未经核证的文物。虽然这种暂停不会消除文物走私犯罪市场，但这一禁令应会阻断买卖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文物，对于伊拉克则立足于以往安全理事会的措施，¹⁶² 以抑制胜利阵线和伊黎伊斯兰国的潜在收入。

建议七：监测组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可能会设法出口从政府、银行系统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公民手中夺取的宝贵资产，还注意到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可能寻求进口重要组件或武器，建议主席请安全理事会授权会员国禁止从伊黎伊斯兰国或胜利阵线控制区起飞的飞机在本国领土降落，以及禁止从本国领土起飞的飞机前往此类控制区降落。¹⁶³ 这一措施还受豁免程序的限制，该程序允许会员国和人道主义组织向委员会申请特定和有限的豁免。

建议八：监测组建议主席请安全理事会授权委员会在 180 天内对新措施（如通过）的影响作出正式影响评估。这一评估可以跟踪执行进展情况，查明意想不到的挑战，并帮助支持委员会视需要考虑作出进一步调整。

C. 非制裁建议

建议九：监测组建议委员会向全体会员国发出普通照会，提请各国注意亟需有效分享关于已知和涉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信息，并鼓励各国按照本国立法，同其他相关的信息分享工具一道，酌情将国际刑警组织的跨国战斗人员数据库作为一种分享工具。为此将分析伊黎伊斯兰国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以及胜利阵线的少量此类人员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会员国之间有效分享信息仍然是一个挑战。

建议十：监测组建议主席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必须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多边和国家行动，以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及基地组织运动的其他团体所鼓吹的有毒意识形态和意象。这包括制订反对极端主义的国家多边传播战略。基地组织运动的宣传带来挑战已有二十多年，在数字世界中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也更有毒害性。穆斯林社区和相关会员国可最有效地反驳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等团体及其他基地组织同伙对伊斯兰教的曲解。全体会员国和广大民间社会有能力应对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残暴和极端主义对人类的影响。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意识形态追随者和协调者绝对不是英雄。他们那些歪

¹⁶² 见安全理事会第 1483(2003)号决议第 7 段，其中安理会除其他外，要求会员国禁止交易或转让从伊拉克非法取走的伊拉克文化财产。

¹⁶³ 拟议禁令遵循安全理事会先前通过的制裁措施。例如，见第 1267(1999)号决议第 4(a)段和第 1333(2000)号决议第 11 段。

曲的、带有欺骗性和破坏性的革命千年主义让许多人受害。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工作力度，尤其是向容易遭受基地组织言论简单诱惑的年轻人说明这一点。

八. 结论

99. 为了应对和消除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威胁，安全理事会必须有一个基础广泛且分寸得当的全面战略。本报告阐述了威胁并作了初步分析，认为极难得出可靠的实证数据。这促使提出了上文所述的一系列建议。

100. 监测组欢迎对本报告所载的分析结果和建议提出反馈意见。此类反馈意见可电邮至 1267mt@un.org。

附件

基地组织制裁名单所列与伊黎伊斯兰国和黎凡特人民胜利阵线相关的个人



